



# 离歌

◎ 鲁敏 著



布老虎短篇书系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 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布老虎短篇小说系

# 离歌

鲁敏  
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 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鲁 敏 2010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离歌/鲁敏著. —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0.5  
(布老虎短篇书系)  
ISBN 978-7-5313-3549-8

I. 离… II. 鲁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40283号

## 离歌

---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姚宏越  
责任校对 陈 杰  
封面设计 张志伟 纸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 
版式设计 马寄萍  
幅面尺寸 145 mm × 210 mm  
字 数 250 千字  
印 张 11.25  
插 页 2  
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 
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

---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 
春风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 
邮 编 110003  
网 址 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  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  
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

---

ISBN 978-7-5313-3549-8

定价: 25.0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  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25872814转2050

# 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

——布老虎短篇小说系总序

孟繁华

布老虎书系的出版，是为了推动精致的写作和阅读。这一想法的萌生，缘于对当下文学状况的某种忧虑。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，消费性的写作作为文学主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，这一被隐形之手塑造的文学环境，不仅激发了作家对市场诉求的积极性，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培育了读者粗糙的文学趣味。这一陈述当然不只是幽怨的拒绝或简单的批判，而是说一种单一的文学消费观念已经形成，文学对精神事物的漠然和对感官领域的热衷，似乎表明文学正在逐渐退出审美领域而为快感要求所取代。只要看看近年来坊间流行的畅销小说，对这一判断就会被认为大体不谬。

短篇小说因体裁的先天“缺憾”，不可能在市场上

成为“拳头产品”，但也正因其体式的要求，短篇的精致几乎是第一要义。曾经热爱过文学的人，大概都不会忘记欧·亨利、都德、契诃夫、海明威、鲁迅、汪曾祺等作家的短篇作品。即便是“先锋”、“现代”、“后现代”的作家，也不乏短小精致的传世之作。在当下时尚的文学消费潮流中，能够挽回文学精致的写作和阅读，张扬短篇小说大概是有效的方式之一。

需要做一点说明，列入出版或将要列入出版的这些短篇小说作家，可以理解为是致力于短篇创作的作家，也可以理解为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，短篇可能更精致更具文学的审美意义。但并不意味着尚未列入系列的短篇小说作家就不是最好的作家。这些不言而喻的问题之所以要特别提出，是因为在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容易引起歧义甚至非议。做如是说明，倘若有议论也应该是这个范畴之外的事情了。作为主编，这当然是一种必要的慎重。请各位看官理解才是。

# 目 录

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 .....	孟繁华 / 001
离歌 .....	001
致邮差的情书 .....	018
暗疾 .....	046
盘尼西林 .....	074
正午的美德 .....	098
跟陌生人说话 .....	117
小径分岔的死亡 .....	141
方向盘 .....	167
烟 .....	187
未卜 .....	209
在地图上 .....	224
耳与舌的缠绵 .....	236
木马 .....	243
种戒指 .....	267
一道眉 .....	283
我是飞鸟我是箭 .....	294
杜马情史 .....	312
宽恕 .....	330

# 离 歌

—

暴雨下了整整一夜，三爷惦记起东坝的那些坟茔，其下的肉身与骨殖，陪葬衣物以及棺木，必定也在泥土下湿漉漉地悬浮着吧……他睡不着。

挨到天亮，起来一瞧，发现门前河上的木桥给冲塌了。腐朽的木板散在河面，流连忘返地打着圈儿，最终与断绳、树枝、蓑草之类的一起，头也不回地漂走了。所幸他那条颜色发了黑的小船还在，在水面儿上一上一下地晃着。

没有人会修这条桥的。这么些年，人们从来都不用过桥，反正桥这边就只三爷一人。找他的就只站在对面，闷着嗓子用那样一种压抑的调子喊：三爷，西头的五姑奶奶过去了。三爷，栓子给电没了。三爷，江大年家的小媳妇喝农药走了。

不论什么时辰，他即刻便穿了素衣出门去，小木桥摇晃着，河水在下面流，只照着他一个人的身影。人们要瞧见他过桥，便会互相地说：今天，三爷过桥了……这是当消息来说的，说的与听的皆明白：东坝，又有谁，上路去了……

赶过去，那家里的大人孩子往往木呆呆的——就算平常见过多次邻里办丧，就算是上得了场面的人，临到自家，还是无

0  
0  
1

措。大家都说：每到这个时候，就瞧出三爷的心硬来——他伸手抹一抹脸，几乎面无表情。头一件事，是替新亡人收拾身子，趁还温软着，给他穿衣戴帽收拾整齐，完了头外脚里，让他躺得端端正正；接着悬挂门幡，设堂供奉，焚香化纸；再坐下开出一张货单，着人上街采买：白布、红布、黑布，各若干；别针；笔墨、黄纸红纸；白烛；大香；纸钱若干；草绳数丈，等等。再在亲友中物色一个识文断字的，让其主管出入。吊唁的这时陆续赶到，进门便要奉上礼金与纸钱，需由他一一录下。有些远亲，多年不通来往，但只要得了信儿，必定迢迢赶来，叩个头、化个纸。这里头，大有讲究，其严谨程度，远胜婚典。

接着是找人搭席棚、找念经和尚、找做酒席的、找石匠刻碑、找风水先生、找吹打班子……

这样吩咐了一大圈，家里人慢慢镇定下来，前来帮忙的邻居们也各自得了事情，场面有些像个样子了。妇女们分成几堆，或围在厨房择菜洗涮，或在院中撕剪孝布，或在堂屋里叠做纸元宝，她们这时总会热烈地怀念新死者，于此种谈论中，后者皆可获得新的生命与新的品性：性情温和、节俭克己、心灵手巧……

而这时，三爷也才终于得了空，问过主家的意愿，他便要过河回家扎纸人纸马了——三爷打小就是靠扎纸活儿谋生的，只因见的丧葬多了、又无家室，慢慢儿的，顺带着张罗起东坝人家丧葬的大小仪式。

## 二

三爷在门前收拾小黑船时——多日不用，里头满是树叶与蛛网，甚至还长出几簇野菇——彭老人出现在河对岸，带了个



小木凳，坐下来，掏出水烟壶，像是要跟三爷长谈。

彭老人七十有三，比三爷整大上十岁，可身体真是好，他在河对面说话，那样响亮亮的：“这两天没事儿？”

“也说不不好。所以我得把船侍弄好，往后要靠它了。”

“怎么的，这桥不修了？”

“就我一人在河西……噢，还有那半片山。”三爷回头努努嘴。

“不管河东河西，那也是咱东坝呀。”

“要能修那是敢情好。不过划船也成。”

“我替你找人去。这桥怎能不修呢……”彭老人凹着腮咕噜噜抽烟。

这个彭老人，三爷知道的，并不能算是个热心人物。他发妻早故，两子一女都在不得了的大城市里发达，要接他同去享福，可他脾气固执，偏要独自留在东坝……因子女出息，他颇受尊重，不过，这桥，就是他去找人恐怕也是没用的。

——其实，桥塌的第二天，整个东坝就都知道了，大人小孩没事时，就在河对面站一站望一望……哎呀，连个桥桩都没得了！冲得干干净净的……可不是吗！冲得干干净净的，连个桥桩都没得了！大家就这样热闹地说说，有的还跟三爷打个招呼，问他半夜里有没有听到动静，然后平常地就走了。没人提修桥的事，就跟棵大树给雷劈倒了似的，难道还要去扶起来不成。

“算了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他们管这桥叫奈何桥。就算修了，也没人走……”三爷可不愿让老人费神。

彭老人摇摇头，不肯接话。他扯起别的。

六月的阳光有些烫地照下来，河对面的青草绿得发黑，难得有人陪三爷聊天——人们日常见了他，看看他的手，总觉得凉丝丝的，有些惊惶，不知说什么才对——他便进屋里拿了家

伙们出来扎。蓝的屋、黄的轿、红的人、白的马……五颜六色的扎纸排在地上，煞是好看。

彭老人看了也欢喜，好奇地问这问那，好啊，三爷顶喜欢人跟他谈扎纸……金山银山、高头骏马、八抬大轿、宽宅院子、箱柜床铺、红漆马桶、绿衣丫头，好比另一个物事齐全的花花世界，热闹极了……送到主家那里，排在院子里，大人孩子先就围上来，指指点点，莫不赞叹，那才是三爷最得意的时分。

### 三

为了桥，彭老人真的开始找人了。三爷知道他都找了些谁——他找的每个人，最终都会到三爷这里，隔着白白的河水，有的扯弄青草，有的头上戴顶帽子，有的夹个皮革包。都是在东坝主事的人物。

“三爷，这桥，你看看……”扯青草的手指绿了，却把青草含在嘴里，多美味似的。帽子是旅行帽，上面一圈小红字“×台县旅×团”。皮革包里放着个茶杯，鼓囊着。他们总一边说，一边那样的看着三爷、用那样的语气。“三爷，你看……”

“由它去由它去。不是也有船嘛……”三爷懂事，急忙拦下。

“那也行，就照三爷您的话办……对不住了哈，其实树料有的是，可咱东坝没有造桥的人才，好不容易在邻村寻访到个，人家却百般不肯，说是晦气……”他们慢吞吞地侧着身子走了，眼睛躲开，不看三爷。三爷倒觉得难为人家了。

其实，真没什么。桥塌了后，他已划着小黑船出去过两趟。桨动船行，一船的纸车纸人，花花绿绿地倒映在水里，那

样碎着、散着，直晃荡着。他一边划船一边瞧那水，竟感到某种异样，好像下面的水会一直通向无边的深处……就这么划着，也不坏。

## 四

过了几天，彭老人又来了。仍是小木凳、水烟壶。太阳蛮好的正午。

“你这小老弟，怎么能说不要呢……害得我白费劲。”他埋怨地看着三爷，“这桥又不是你一人的，说不要就不要。”

三爷连忙认错儿，得给老人台阶下呀。“全是我的错儿。这么大的，哪天我请你喝两口儿。赔罪。”

“他们不弄，我弄。”彭老人垂着眼皮给烟壶装烟，一点不像玩笑，“你难道忘了，我年轻时也学过两天木工活儿。”

七十三岁的老人家，真动了犟心思也难办。“哈哈。”三爷空笑两声埋头扎纸人，不敢应答。

这次手里的活儿，难。昨天新死的是个年轻孩子，头一次跟叔叔出门到县城办买卖，谁承想遭了车祸，瞧瞧，都还没娶亲呢，都还没见过世面呢……那做娘的，整个晚上都在跟三爷抽抽咽咽，想到什么便说什么：给他扎个三层洋房子吧，装潢好的，扎个最贵的小汽车吧，扎个带大浴缸的卫生间吧……不能再扎个纸媳妇呢，像电视里一样漂亮的……

彭老人见三爷撅嘴费着心思呢，便不说话，也不走，就在河对面儿一直坐着，眼睛直在水上望来望去。

## 五

第二天，还没起呢，三爷就听得外面有声响。

出门一看，不得了了，河对岸真一顺溜躺着十来棵树料呢，太阳正爬上来，橙红色的，甜美地照着，那有粗有细的树们像撒了层金粉。

彭老人坐在一边的木凳上歇着抽水烟，见三爷愣着，忙摆手解释：“不是我自己弄来的，找了几个上学的大孩子，干了整一个钟头……”

“……”三爷还是说不出话。

“总之，你就瞧好吧，这桥，我会慢慢儿做起来……”

三爷抬眼量量这河，虽不算宽，总也有五六丈吧。他不明白，这老人怎么就把弄桥的事当真了。

“你不信？就知道你不信！”彭老人蛮得意似的。

“哎哟……老哥，你这样，不是要折杀我？这桥，可不是一日两日的工夫……”

老人不答，只抖搂着提一提肩，拿出套木匠家伙，当真下手了。他随便挑了棵树，地上左右清理一番，竟开起料来，细细的钢锯在老树干上慢慢地拉，新鲜的木屑扬到草地上。

三爷急得身上冒汗，但不知怎么办，偏偏今天约好给那新死的孩子送纸人纸马……他只好撂下老人，从屋里把昨天扎好的汽车、洋房、卫生间、漂亮媳妇什么的一样样往小黑船上放。

——彭老人倒停下来，看得十分认真。三爷划着船到河中央，水里显现出破碎着的黄红蓝绿……老人突然干巴巴地叹了一口气：好看。

## 六

就是从这天起，彭老人每天都在小河岸上做活了。他性子慢，手艺也生疏，或者也是为着省力气，好几天下来，才忙了

一根料，到下半端——太粗了，得两个人锯，三爷急着欲划船去帮忙，他却得意地一摆手：不开了，留着这个大枝丫，正好做桥墩……

彭老人这样一弄，动静自然是大了。有事没事的，总有人过来看热闹。妇女们捧着饭碗，孩子们一放学就先过来玩一阵。洗衣服的、淘米的、刷马桶的、给牛洗澡的，忙好了也不走，继续赖着。就连小狗小猫，也都晓得到这里来找主子了。男人们平常只是在地里苦，瞧到这造桥的活儿，反觉新鲜有趣，手便发痒，彭老人笑咪咪地拿出两把锯子——竟是早有准备的。学几下，男人们竟也上手了，力气直往外冒，你来我往地干得欢天喜地。

这么着，还真的呢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眼瞧着那一排溜的树料就变成木板了，一片片的整齐起来，码在树下，十分的有一种气象。

## 七

没旁人的时候，彭老人就跟三爷聊天，他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好像头一天晚上在家里想好了揣在怀里似的，隔那么会子掏出来一个。

“……三爷，有这么回事儿吧，人走之前，要是三天三夜不吃东西，身子便不会发臭，可以停放很久……”

“要说老人啊，到岁数走的，那最后几天，肯定是水米不进的。所以，打我手上侍弄的，真一个个再干净不过……”说了一半，三爷想起来，对面这老人家也是七十三了，记住说话要仔细些。

“你替人守过夜，听说，那最后一个晚上，人是会动一动的，那就是魂脱了肉身，把他所有念想的角落都要去看一看、

走一走……那他是挑几个地方重点走一走呢？还是来得及仔仔细细全都瞧上一遍？”

“这个啊……也说不好，反正，家里人记住所有的门都不能关就是……”三爷含含糊糊地答了。

丧仪里的门道多得很，总之，一切只当那新死者是个刚投胎的孩子，吃的穿的用的包括走的道儿，都要替他一样样备好……这方面的话题，平常是总有老人拐弯抹角地找三爷谈，一边那样当真地盯着他的眼睛，好像他真是阴间跟阳间的一个信使，两边的事都应当一清二楚。可三爷真不乐意跟老人们谈这些，他不愿看他们那依然活生生的脸，依然热乎乎的身板子。那一看，似乎就能够想象到，到了彼时，他眼洞凹陷、牙齿外露，须发继续生长、一夜之间花白杂乱……

彭老人瞧出三爷的不自在，便哈地一笑换了话题。“小老弟，我倒问你，为何偏不娶妻生子？”

三爷沉吟着，怎么跟他说呢——唉，从年轻时跟师傅学扎纸人马开始，打他眼里看过的，什么样的没有？新媳妇头胎难产去了的、活蹦乱跳夏天戏水给拖走了的、喝醉酒落下茅坑起不来的、过大寿吃鱼给卡死的、造新房掉石灰坑里给烫没了的……哀乐相连，喜极生悲，生死之间，像紧邻的隔壁人家，一伸脚就过去了……他是越看越惊，越看越凉，凉了又温，慢慢地回转过来、领悟过来：罢了，索性——不娶妻，无得便无失；不生子，无生便无死。一个人过吧。

“我这营生，哪个女人愿意？只能做老光棍儿呗。”三爷答。他一般总跟人这样说。他怎么好说实话呢，说出来好像就扫兴了、就得罪人家的平常日子了。

“那你……倒是喜欢过哪个女人没有？你跟我说实话。完了我也跟你说个实话，说个我喜欢的……”彭老人要笑不笑的，谈兴正浓。

“别难为我了。你有你就说吧。”三爷看出来，自己就是屁都不放一个，彭老人也是要说的。

“算了，改天吧。”老人却又失悔了，缩了回去。他摆弄起一堆木板子，挑着长短厚薄，分堆儿搭配。

## 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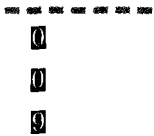
三爷今天倒洒了几滴泪，背过众人——他宁可人家说他心硬，也不愿露出弱来。死的是胖大婶，她很胖，胖得走路有点外八字，胖得半夜睡着觉就突然过去了。

这胖大婶，炒菜功夫好，不管多大的席面儿，她捧出的几十道菜，从来没人说淡嫌咸——莫道这话说得平常，炒三桌菜跟炒十桌菜，搁几把盐、下多少料、放几瓢水，要做到淡咸调停，岂是易事。东坝人家办丧事，头一桩要撑起台面的，就是这酒席要办得大、办得好，一应乡邻亲友，个个都要喝个脸色通红才算完事。二三十桌的流水席，随到随开，开了便上菜，上菜了便喝酒，酒足了便要拳，胖大婶带着几个本家媳妇，前后伺候，绝无差池……

到了晚间，众人都散了，只有大和尚还在念经，供堂里烟雾缭绕，长明灯照着人影子都大了起来……胖大婶又另外收拾出几碟干干净净的菜，喊着三爷跟大和尚，还有帮厨打下手的，慢慢地吃喝。三爷这时也喝点酒解乏——总是胖大婶替他倒，倒一杯，他喝一杯，倒两杯便喝两杯。有时胖大婶忘了，不倒，也就不喝了。

胖大婶每次起锅盛菜，都会先让出一小碟来，放到新死者的供桌前，对着那放大的相片儿轻声劝菜：趁热乎的，多吃点儿。

可胖大婶自己也走了。



## 九

第二天扎纸活儿，三爷另外送给胖大婶一个电冰箱。这玩意儿三爷没用过，估计胖大婶也没用过。可他知道，电冰箱是好的。一边扎，他一边跟彭老人说了会儿胖大婶。唉，一算，胖大婶才刚过六十呢。看人的命哪，多靠不住。

彭老人在敲榫头，这活计耗人，他做得更慢了——最近，他开始把小木板一条条钉成大桥板，大桥板很宽，能容两人同行。他说，要弄，就弄座又宽又结实的好桥。三爷心下失笑，唉，这桥上面，怎可能人来人往，宽了也白宽。

叮叮当当、慢慢吞吞的敲打中，他们还谈起东坝别的那些老人。哪个，是七十七走的，哪个，八十一走的，哪个，小五十就走了，唉，他们的模样、习性、口头禅，都还记得清楚着呢。三爷甚至记得，他们还活着的时候，就爱追着一家家看丧仪，越是年纪大了越是看得仔细——似是在看一场主角不同的预演，那神情，分明是心中有数、万事乃足。其实，他们对死亡的最大期许便是：床前晚辈儿孙齐全着，自己全身囫圇着，里外衣裳整齐着，安然死在自家的床上……可不能像城里人，切掉这个、割去那个，最后浑身插满管子，匆匆忙忙地死在不知哪里的医院里……那多可怜！这么的一比，瞧咱胖大婶倒有福气，死得可真好呢！

这么的谈了一会儿，彭老人忽想到什么，他停下敲打，给水烟袋上满了烟丝，按结实了，却没抽。又隔了一会儿，才开口，有点掏心腹的样子：“三爷，托你件事儿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那几个孩子，离开东坝久了，不懂这里的规矩，也不懂我的心思。所以我的事，得托付你。到了我那天，想在手边



上，放几样小东西……”

“看你说的，瞧你这身板子骨！”

“三爷，这跟身板子骨没关系，你我不都明白？”彭老人用手摩挲他的水烟壶，那烟壶是铜的，有些泛红，一圈花纹均已磨得淡了。“头一样，是这个，用了一辈子，得带上。第二样，我想放双软布鞋，我备的那寿鞋，照规矩是高跟靴帮的，我怕穿不惯。第三样，你悄悄儿的，别让别人笑话，替我拽把庄稼果实，不挑，逢着当季了有什么就是什么，麦穗、玉米绣顶儿、棉花骨朵、大豆荚……不定什么，鲜鲜活活的替我弄上一把，放到我边上陪着——我离不开那些个。”

“成。你放心。”三爷还能说什么呢。这是明白事，人家说的也是明白话。

“我先想了这三样……万一有加的，再跟你说。”彭老人忽然松下来似的，他不看三爷，却蹲下身去，撩那河水洗手，水花儿亮闪闪的。

当天晚上，三爷正准备睡下，忽然听到河对面儿有人喊他，声音并不响，压着：“三爷——”一听，是彭老人的声音。三爷松了一口气，这不会是报丧，东坝人都还平安着呢。

三爷披衣出来了。月亮虽好，隔着河却瞧不清那对方的神色，老人语气急促促的：“三爷，有扰了。突然想起个事，睡不着——那个，到最后，给我带走的東西，是原样儿放在身边好呢？还是烧掉才好？我听说，这跟纸钱一样，不烧成灰化了我便得不着的……”

东坝人对于神鬼，宽容而灵活，信与不信，只在一念之间。种种仪式，他们自是谨严执事，但于结果，并不当真追究。日常祷告亦是如此，如若灵验，欢喜不尽；倘使不灵，也无恼怒。